



中国名人全传

司马光全传

BIOGRAPHY OF SIMAGUANG
Biography of Chinese Personage



宋衍申著

以雄才大略
创千秋伟业
以风姿俊俏
开一代风气
以器高德重
盖天下

长春出版社



1247.53/398

中国名人全传

司马光全传

宋衍申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中国名人全传

常万生等 著

责任编辑：李凤岐 张 樱

封面设计：陈小牧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张：160

200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4100 千字

印数：1—1000 套

ISBN 7 - 80604 - 644 - 5/K·51

定价：384.00 元（全十六册）

目 录

第一章	击瓮救友	(1)
第二章	书香门第	(9)
第三章	初到汴京	(17)
第四章	中进士	(24)
第五章	婚事	(32)
第六章	初任地方官	(43)
第七章	守孝五年	(51)
第八章	从地方到中央	(60)
第九章	在太常礼院	(67)
第十章	初识王安石	(75)
第十一章	从郢州到并州	(84)
第十二章	麟州事件	(93)
第十三章	荣任谏官	(101)
第十四章	纵论人君之德	(110)
第十五章	改革科举	(119)
第十六章	进贤退不肖	(127)
第十七章	辅佐英宗皇帝	(134)
第十八章	罢刺陕西义勇之争	(142)
第十九章	上奏《通志》	(151)
第二十章	“臣不能为四六”	(159)

第二十一章	铁面御史	(166)
第二十二章	与王安石见解的分歧	(176)
第二十三章	变法之争	(184)
第二十四章	分道扬镳	(192)
第二十五章	辞枢密副使	(199)
第二十六章	出知永兴军	(207)
第二十七章	初见邵雍	(215)
第二十八章	独乐园中	(224)
第二十九章	“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232)
第三十章	耆英会	(241)
第三十一章	挥泪上奏	(252)
第三十二章	《资治通鉴》修成	(260)
第三十三章	“留相天子,活百姓”	(267)
第三十四章	尽罢“新法”(一)	(275)
第三十五章	尽罢“新法”(二)	(284)
第三十六章	死于办公室中	(291)
第三十七章	举国哀悼	(299)
第三十八章	故事还在继续	(305)

第一章 击瓮救友

大宋,仁宗(赵祯)天圣三年(1025)。

春光普照。

地处黄河岸边,天下之中的洛阳(今河南洛阳),乃王室之西部。土圭日影,得阴阳之和,伊、洛、嵩、少,钟山河之秀。

自太祖(赵匡胤)开基,太宗(赵光义)继志,经真宗(赵恒),到仁宗七十余年,除东京(汴梁)之外,洛阳最得翻旧营新之利。这里人口号称五十万,街巷纵横,店肆栉比,富贵利达,文教昌盛。

自宋初以来,许多名公大人,富商巨贾,致仕官僚,在伊畔洛滨营建数以千计的园林别墅。天下之盛衰,只瞧这园林的兴废便见端倪。洛阳又是一座花城,这里的牡丹,得天匠地孕,品类万千,为天下第一。每当春光融融之日,洛阳城里,馆榭池台,倩影诗声与千品万类五颜六色的牡丹,相映成辉,写照着大宋天下一派升平昌盛的景象。

城北尊贤坊,傍洛滨而清幽,乃达官贵人聚居之区,名园别馆错落其间。其中一角青门楼和青门楼里传出的“子曰”、“诗云”的诵书声,每每诱人驻足。

仔细望去,门楼里是一方宽敞的庭院,四周围着砖墙,沿墙根儿是一畦畦含苞待放的牡丹,院尽头是一座青墙碧瓦新砌成的七间大房,窗宽门大,四间是教室,三间是寝室。原来,这是三年前新任河南知府刘烨的一桩德政——为河南府、洛阳城(河南府治所在洛阳城)官吏子弟所建的一所学馆。学馆因尊贤坊而名“尊贤学馆”。

学馆里只有一位姓刘的老先生,别看他只是一位教书先生,却是进士出身,致仕的知县,可以与达官贵人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学馆收有三四十名学童,都是家居尊贤坊区内官吏的子弟,大者十一二岁,小者八九岁,入馆久的,读《左传》、《诗经》等经书,初发蒙的,先读小学(识字之学),然后读《论语》、《孟子》。学馆里没有固定的教学进度,而是因人施

教。所谓读书,实际就是背诵。检查孩子们的学习成绩自然也是背诵能力如何。至于讲解文义,那是以后的事。

司马光这年七岁,真宗天禧三年(1019)十月十八日(11月7日)出生,实际不满六岁,因其父司马池是河南府留守司通判(知府副手),又住在尊贤坊区内,自然有条件入“尊贤学馆”读书。司马光是正月十六开学入馆的,和那几十个孩子相比,年龄最小。

司马池重视家教。大约在司马光呀呀学语时,就开始教他识字了,稍长,便教读唐诗、《急就篇》、《颜氏家训》、《高氏小史》一类启蒙之书。儿时的司马光对父兄教之书,从不厌烦,虽然是囫圇吞枣却兴味盎然。比起同龄的孩子,显得早熟许多。他家离“尊贤学馆”近在咫尺,每当路过那青门楼,听到里边传出的诵读声,都觉得十分有趣,禁不住停步倾听,向院里张望,半晌不回头。

司马光是个质朴的孩子。刚懂事时,母亲为他做了一套花花绿绿的衣裳,在过节时要给他换上。可是,司马光一瞧见花花绿绿,就露出一一种羞涩难当的神情,赶快躲开了,母亲没注意,硬把孩子拉过来往身上穿。司马光蹬腿摇手挣扎,哭叫着:“俺不穿……不穿这有花的……俺不穿花衣……”

母亲明白了。一把搂过眼帘挂着泪花的孩子,心疼道:“娘知道了,俺儿不喜花俏……不穿这花衣裳了……莫哭,莫哭。”

司马光看到母亲理解了自己,破啼为笑了。司马光终生不事奢华,于物澹然无所好,根于本性。

小孩子有时也有虚荣心。

一次,父亲带回家一筐青核桃。司马光闹着让姐姐给脱皮挖仁儿吃。可是,那青皮死死贴在硬壳上,姐姐左弄右弄,青皮就是脱不掉。姐姐无法可想,干其它事去了。一个女佣走过来,司马光便请女佣帮忙,女佣二话没说,把一筐青核桃拷进厨房,烧了一锅开水煮起来,不一会儿,青皮全被煮烂,脱得净光。姐姐转回来,问弟弟:“是谁把青皮给脱光的?”

司马光吞吐了一下,低着头,道:“是——俺。”

父亲对女佣给青核桃脱皮的过程全看在眼里,没想到孩子竟说谎,

刹时翻了脸，把小小的司马光一把拽过来，狠狠质问：“小小年纪怎敢撒谎？！嗯？”说着就要打屁股，吓得司马光“哇哇”地哭，连忙道：“不敢了，俺不敢撒谎了……”姐姐自然护着弟弟，把父亲推开了。

这件事给幼小司马光的心灵上打了一记深刻的烙印。司马光终生以“诚”自励，时常向亲友讲述这次教训。

七岁这年的除夕，全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母亲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光儿，吃完年夜饭，该几岁了？”

司马光头一歪，道：“七岁。”

母亲高兴道：“对对。俺光儿长大喽。”

父亲正正经经道：“七岁了，上得学了。爸爸送你去尊贤学馆读书去，如何？”

司马光一听这话，心里像绽开了五颜六色的牡丹花一般，高兴得顿时手舞足蹈起来，扯着爸爸的手，迫不及待地嚷嚷起来：“去去去，俺就去。”

父亲道：“莫性急，正月十六才开馆呢。”

妈妈略作思忖，道：“光儿还小，到尊贤学馆要寄宿的。”

父亲道：“寄宿才好。孩子们朝夕相处，群处而自治，长进得快。”

父亲的话就是决策。

灯节一过，便是正月十六。

清晨，司马池令佣人先将被褥和文房四宝送到学馆。然后带着蹦蹦跳跳的司马光去入学。

刘先生那里，司马池早已招呼过，现在又是通判亲送孩子入学，便早早在青门楼外候等了。

司马池见了刘先生，双方拱手行礼毕，进了刘先生居室，令司马光行了跪拜之礼。

刘先生望望司马光，司马光垂手而立，眼里放射两道渴求的光，就觉得十分欢喜。然后问：“此儿名‘光’？”

司马池颌首答道：“在下家中孩儿，都是单字，长子名旦，此是二子，生下取个‘光’字。”

刘先生捻了捻胡须，笑眯眯道：“光者，广也。《易经·坤卦》有‘含弘’

光大，品物咸亨’之句，是取此意喽。”

司马池略摇一下头，道：“光儿之名，乃为纪念而起。”

刘先生感兴趣道：“噢？是依事依时，还是依山依水啊？必有典故，哈哈……”

司马池道：“在下六年前知光山县（今河南光山县），生得此儿，因以为名，并无什么典故。”

刘先生一听，似更有兴趣，不无饱学道：“光山县又因浮光山得名，潢河绕城而流入淮河。东汉始设县衙，名西阳县，南朝刘宋改光城县，隋文帝始改光山县。有山有水，稻麦遍野，药材满山，真乃风水之地啊。”

司马池赞扬道：“刘先生真乃博学之士，可敬可敬。”

刘先生谦逊道：“愚钝为信阳人，与光山相邻。桑梓乡邦地理历史，妇孺皆知也。”接着又道：“司马公当年知光山虽一年光景，百姓至今颂德不绝。”

司马池忙摆手：“哪里，哪里……”

刘先生道：“光山县街那口水井，民称‘司马井’，非为怀念司马县令大人而何？哈哈。”

司马池不安地解释道：“光山民风醇厚，官爱民一尺，民敬官一丈。若说那口水井真乃一口少见甜井，其水饮之如饴，涤之似碱。光儿生下初浴，便是其井之水。”

刘先生附和道：“看来此井乃是对司马公父子双重纪念了。”

司马池又连忙摆手：“岂敢，岂敢。”

刘先生似乎才想到正题，拉过司马光的手问：“司马光，你在家识得多少字？读过何种书？”

司马光道：“俺哥哥说我能认七八百字，读过的书……嗯，《高氏小史》、《急就篇》、《颜氏家训》，还有一些汉赋、唐诗……”

司马池在一旁截断司马光的话：“皆为囫囵吞枣，走马观花，食而不化，哪里算是读书。”

刘先生道：“司马公莫要客气。孩子的家学，愚钝必须了解，以便因材施教。”

司马池道：“尚仰先生严加教诲。”

刘先生接着道：“光儿天资聪慧，又得良好家教。依愚钝之见，可免去小学功课，就从《论语》学起如何？”

其实，这也正合司马池之意。司马池点点头。

时光如流，转瞬两月已过。

同司马光一起从《论语》开蒙的孩子还有四五个，其中两人背诵得快，司马光感到自己记诵不如人，心内不是滋味。刘先生认为司马光年龄小，虽然背诵不是最快的，也不是最慢的，所以并未督促他。

但是，刘先生发现每次课间休息的半个时辰，司马光既不在教室里，也不在庭院中玩耍。上哪儿去了呢？刘先生找到寝室。噢，原来司马光坐在自己的床铺上，放下帷幔，一个人苦读呢。刘先生又是喜欢，又是心疼，道：“司马光，读书也要有劳有逸，不可如此。”

司马光发现先生来了，赶紧下床，听刘先生劝他休息，便道：“先生常讲：人一能之，吾十能之，人十能之，吾百能之。我记诵不如同学，就应多下功夫才是。”

刘先生点头称是，越发觉得司马光是个人小志大，有出息的种子。

不久，中考（每两个月考试一次，叫中考），几个读《论语》的孩子，按先生的要求应背诵前十章，有的断断续续背诵下来，也有的在先生一再提示下，还背诵得丢三拉四。司马光是最后一个背诵，谁也没料到 he 竟一口气把前十章全背诵下来，有如行云流水，滚瓜烂熟。

刘先生禁不住叫出声来：“善哉，美哉！功夫不负有心人！”

那些正在读书的孩子，被先生这一失态的惊叹吓了一跳，室内读书声嘎然而止。

司马光试探着对刘先生道：“先生，俺想从后头往前头背诵一遍，可否？”

刘先生和几十个孩子不约而同睁圆眼睛，刘先生捋了一下胡须，抿着嘴唇，连声道：“好好好。”然后对着全体学生道：“吾等同听司马光倒背《论语》如何？”

众孩子异口同声：“好！”

室内顿时静得出奇，一根草棍落地都会惊动大家。

司马光则从容不迫，背诵起来：“乡党第十，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子罕第九……泰伯第八……学而第一……”当最后一句“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刚一停住，刘先生与几个孩子的掌声“哗”地响起来。

刘先生激动得从座席上“腾”地站了起来，道：“倒背如流，倒背如流啊！”

从此，“尊贤学馆”出现了一种风气：顺序背诵不算读书好，倒着背诵才算有能耐，就是几个大孩子读《左传》也试验起倒着背诵了。

学馆每逢十五、三十都要放假一天。孩子们自然都要回家。又一个假日到了。头天晚间，佣人就把司马光接回家。

孩子倒背《论语》以及课间不休息的消息，早已由刘先生传达给司马池一家了。

母亲早早站到门口，迎候司马光。半月未见了，母亲见孩子圆圆脸蛋瘦下一圈儿，光泽也减去许多，心疼地抚摸着司马光的双颊，一迭声说道：“累坏了，累坏了……真是读书苦呵！”走进堂屋还迭声不止。

父亲自然也心疼儿子，但他更重视严格要求，便批评母亲：“莫要婆娘心肠。孟子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苦读苦读，自古以来，有所为者，几人幼年不苦读？”

司马光笑盈盈道：“不苦，不苦嘛。先生说：乐在苦中。”

司马池道：“刘先生高见。”

司马光接着道：“先生说了，我这样读下去，年底可把《孟子》也读了。明年开学，先生就教我读《左传》呢。”

母亲道：“《左传》可是部大书，更不易读的。”

司马光道：“《左传》一书所记都是春秋时代的历史故事，比《论语》净讲道理，更好记诵呢。”

司马池又严肃起来，道：“莫骄傲！你对《左传》所知几何？”

司马光眨了眨眼，道：“我旁听先生给大同学讲《左传》，真有趣儿……”

司马池打断儿子的话头，问：“哪桩事有趣？你说得来？”

司马光毫不迟疑道：“郑伯克段于鄢、周郑交质、晋楚城濮之战……”

都有趣。”

司马池追问：“你就说说城濮之战有何趣？”

司马光如数家珍般侃侃而道：“城濮之战晋文公以信取胜，楚国大将子玉因骄而败。晋文公退避三舍，以退求进……”滔滔不绝。

司马池也没料到儿子小小的年纪旁听《左传》竟能讲得头头是道，自然喜在心中，乐在嘴上，转过脸对妻子：“光儿嗜《左传》，最近街里书坊进来几套杜预所作《春秋经传集解》，让人去买一套回来，给光儿。”

母亲答应一声。

司马光心里又乐开了花儿。

自从司马光对《论语》倒背如流之后，“尊贤学馆”里不少孩子也学起司马光来，课间不玩耍了，钻进寝室去下功夫。刘先生察觉后，不允了。

一个时辰过去了，看看日上东南天空，该是辰、巳之交了。刘先生用教鞭敲了两下讲桌，道：“罢罢罢，该中休了，都到外面玩耍，中休时，不准读书，听清没有？”

众口同声：“听——清——啦——”然后呼啦啦、闹嚷嚷一阵，几十个孩子欢呼雀跃般挤出教室，涌向庭院，各从所好，有的嬉笑追逐，有的踢毽子，有的学老鹰捉小鸡，有的学大人投壶比准儿……

忽然，一个孩子高叫：“哎呀，毽子踢到房顶啦——”

几十个孩子“忽啦”一下，齐集房檐下向上瞧，只见那毽子不偏不倚夹在两片瓦楞之间，有个孩子寻来一根竹杆，费尽手段，竹杆就是碰不到毽子。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叫着：“谁有办法？快献计！”

一个大孩子蓦地一拍脑门儿：“有了。”

孩子们问：“有什么？”

大孩子甩了甩胳膊，似乎在表示自己的力量：“我上房！”

孩子们又问：“咋上？”

大孩子狡黠地挤了挤眼皮，说：“从那儿上。”他指指放在房东头的那口贮满清水的大缸，那是学馆里浇花儿用的贮水缸，缸高体大，大人蹬上缸口都要费些力气的，更何况十来岁的孩子？可是庭院没有登房

梯，能从缸口往房顶攀登，确是一个办法呢。

大孩子一边说着“我蹬那缸沿上房”，一边跑向大缸，纵了几纵，竟真的爬上缸沿，然后双脚小心翼翼踏在缸沿上，双手抓住房檐向房顶上爬。

下边的孩子们不断为大孩子勇敢叫好。

司马光和几个孩子大声喊着：“当心，当心。”

大孩子逞能似地爬，想不到失手了，只听“啊呀！”“咕咚！”大孩子不歪不斜正落缸中，水是满缸的，头顶也淹没了。

几个孩子见状惊散而去，几个胆小的竟呜呜哭起来，一个有心计的孩子跑进屋里去报告先生。

刘先生闻讯，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屋门。

司马光没逃散，也没哭喊，只见他正用双手捧着从院角花畦边寻到的一块大石头，趑趄趑趄跑到缸前，双眼圆睁，使出全身力气，将那大石块狠狠地向水缸的肚皮砸去！

“咣当！”“哗啦啦——”一阵响，大水缸肚皮被砸去一个大洞，贮在缸中的水一下子全流了出来。

这时，刘先生又跑到缸前，叫着大孩子的名字。大孩子全蒙了，半晌才从缸里探出头来。他除了呛几口水，没伤一点皮肉。

刘先生和几个孩子把那大孩子安顿到寝室静养，当着几十个孩子的面，把司马光拉到怀中，拍着司马光的肩头，道：“勇冠三军，智赛诸葛，大器早成也！”

司马光击瓮救友的事迹，不胫而传，不消两日，便传遍洛阳的街街巷巷，成了一件特号新闻。新闻又从西京传到东京，从城镇传到乡村，从内地传到边寨。

司马光变成了一个新闻人物。

来到“尊贤学馆”青门楼外张望，寻找司马光看希奇的男女老少络绎不绝，啧啧称赞之声此落彼起。

“人小志大。”

“智勇双全。”

“大器早成。”

“三岁看老，那孩子准能出息。”

“当大官，做大事的坯子！”

.....

消息被一位有名的画师听到了，感到十分有趣，赶到“尊贤学馆”专访，回去画了一幅《小儿击瓮图》。

书贩又将此图高价买到手，刻板彩印。

当年春节，京、洛两城的瓦子（市场）里，村镇的墟场上，《小儿击瓮图》成了最畅销的年画，几乎家购一幅。

七岁的司马光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童。

第二章 书香门第

自从父亲给买了一部《春秋经传集解》后，司马光诵读的兴趣更浓了。整天手不释卷，甚至忘记饥渴寒暑。

又经过一年多的光景，《左传》里的大小故事，司马光差不多都能复述出来，就连杜预的《集解》也记诵了不少。杜预是西晋人，他将《春秋经》与《左传》合在一起，又把前人的注解散放到“经”“传”之后，而成《春秋经传集解》。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渐渐地，司马光就产生了一些疑问：

“《左传》一书，何以独详晋事？”

“《左传》记战争，皆详述战前准备，交战经过则寥寥几字，为何？”

“为何出现‘经’无而‘传’有，‘经’有而‘传’无的现象？”

.....

这些疑问已经深入到“《左传》学”的领域了，甚至是学术界几百年讨论的课题。

每当他提出疑问后，刘先生都不得不查阅大量资料，方能答复。有几次，这一师一生，竟展开了平等的讨论。司马光独到的见解往往会让刘先生击案叫绝，情不自禁地叫道：“真太史之材也！”

太史，乃古代记功司过之官，在朝廷有重要地位。那些无道国君贵臣，最怕太史实录直书。春秋时，齐国太史三兄弟因直书“崔杼弑其君”，竟有两个被杀掉，有一个叫南史氏的人，为伸张正义，执简前去继续直书，半途听到太史三弟已直书才罢休。这种为真理而舍生忘死的精神，曾使司马光合卷长思。自然吟诵起汉朝太史公司马迁赞誉孔夫子的那句话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有一次，司马光问：“古之史官众多，何以良史甚少？”

刘先生叹了一口气，道：“其因盖有二焉：昏君多而明君少，此其一也；以权谋私之史官多，忠于职守之史官少，此其二也。”

司马光眨眨眼，心里卷起一阵不可名状的狂涛。

刘先生了解司马光：遇到问题眨眼不语之时，便是深沉思考之时。

刘先生颇具启发式地道：“司马光，你们司马氏，自古以来便是史官世家啊！汉之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晋之司马彪，唐之司马贞……代有其人啊！这无须老朽多说，一查家谱便知。”

司马光理解刘先生的深意，点点头。

那天回家，正赶上父亲也休假，司马光问：“爹爹，咱家谱书放到哪儿？”

司马池回答：“咱家谱书，皆存于夏县故宅。为何问起此事？”

司马光道：“我要查一查，司马谈、司马迁、司马彪、司马贞这些史学名家，是否是我们的先祖。”

司马池道：“天下司马氏一家人，只不过族属远近罢了。”想了一下又道：“司马彪乃两晋之皇族，是我们的近枝。”

夏县（今山西夏县）是司马光祖父司马炫出生之地，那里世代居住着司马氏，尽管司马池、司马光都出生在父亲的官任上，但都称自己是夏县人。这是古代的习俗。

司马光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夏县人，可是已到十岁，尚未回过夏县，便装作生气似的道：“爹爹，您几次说祖德宗功、水源木本，就是不回老家……”

母亲正在一旁，听了司马光的话，也道：“以前在郫县（四川郫县，司马池曾任县尉），在光山（河南光山，司马池曾任县令），在小溪（浙江小

溪,司马池曾任县令),距老家路远难行,回不成,尚有可说。如今在洛阳,只隔一河(黄河)一山(中条山),还是回不成,又有何说?”

司马池长叹一声:“唉,公务缠身,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母亲又唠叨起来:“老爷子(指司马光祖父司马炫)离世早,家中房屋、田垆都是沂、浩二叔弟料理,怎好几十年不问?”

其实,司马池何尝不想这些问题,只因他是一个端慤自守、尽职尽责的人,心里总以朝廷命官自励,便真的难得偷闲,他打断妻子的话:“莫多说,总是忠孝难两全是了。”

当然,他感慨一番之后,又把回乡省亲的事搁到一边去了。不知又隔了几多日子,眼见又入冬了,司马池由衙门下班,回到家,官服未脱完,便说:“今年咱全家回故宅过年去。”

妻子惊喜问:“咋就有空儿了?”

司马池道:“朝廷下了诏,令某明春进京到群牧司(主管马政)任职,这期间有两三个月呢,岂不正好偷闲?”

妻子在前几个月就知道枢密使(相当国防部长)曹大人(利用),为提拔司马池进京做官,专程由东京到西京来打过招呼,可是司马池一再推辞,怕能力有限,胜不了重任,于公于私两难交代。未曾想,曹大人就相中了司马池端慤自守、不嗜升官这种性格,给皇上上了一道奏章。皇上诏书一下,便成铁案。君命不可违,司马池再不能推辞了。

妻子这些年随丈夫差遣变动,飘荡南北东西,已成习惯,官身不自由嘛。她和丈夫一样,并不以进京升官为意。倒是因此圆了光儿回故乡的梦,使她喜出望外,便道:“光儿该乐了。”

转眼进了腊月,“尊贤学馆”一过腊八就放假,相沿成习。司马旦这些年在东京国子监读书,也放假回家了。姐姐早已出嫁。这样,全家人终于有机会一起行动了。

司马池领着司马旦、司马光哥俩儿到瓦子(市场)里置办一应的年礼,又到衙门里牵来自己常年所骑的那匹坐骑,让车夫套上公用的那辆双马轿车,自己骑马,娘仨儿坐车,一家四口就这样高高兴兴地踏上回归故里的路程。

车夫叫吕直,虽然年纪不大,却是个老把式,驾轻就熟,出了洛阳城

沿着黄河南岸而行，不足一天便到了陕晋豫交界处的风陵渡口。在驿站住了一宿，次日清晨过了黄河。一过黄河北岸，便和南岸迥然不同。

司马光双手把着车窗口，把头使劲探出，欣赏着造化的鬼斧神功。

司马旦不像平日那样寡言了，一出洛阳城，便话语不停，像是专职的解说员，一会儿指着一处村庄：“杜甫在这里写了三吏三别。”一会儿指着一抹山角处：“刘盆子当年就在那儿登基。”再一会儿又指着一群山峦：“秦晋两国在山峦之间交过战。”……

司马旦是国子监的上舍生（入国子监的学生根据年限和学业分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中的佼佼者，行事审思而后动，说话有根有据，一言一行都是司马光的表率。司马光从哥哥身上受到许多潜移默化的感染。

车把式吕直小心翼翼地赶着车，司马池骑着马，一会儿马前、一会儿车后地招呼着，上山又下山，下山又上山，终于盘旋到了顶峰。

司马池用马鞭遥指北方，大声道：“这便是夏县了。”

司马光顺着爹爹指的方向俯视，那是一片高高低低的黄土沃野，沃野上点缀着星罗棋布的村庄和形状不等的田畴，田里的宿麦已经冬眠，似乎轻声一唤，便可返青抽穗。

双马车平平稳稳越过中条山，走进这黄土地。山上山下，温差很大，下了山，又变得暖和起来，和洛阳温度差不多。

妈妈把车前的帘子也撩开了，视野更加开阔。

司马光目不暇接，极力搜索着他想象中祖宗繁衍生息的蛛丝马迹。

突然，一座突兀而来的小山闯入眼帘。小山由平地陡立，高数十丈，山上呈大平台状，平台上可容数十家居住，平台上还有一座建筑，似庙非庙，似殿非殿。这可是司马光头一次见到的别致小山。拽了哥哥一把，道：“哥，你瞧这山，好稀奇哟。”

司马旦笑了，道：“那可不是造化之功，乃人力所建，是禹王台，俗称青台者也。”

司马光惊问：“就是远古那个治水的大禹所建吗？”

司马旦道：“是喽。《帝王世纪》中所说的：‘禹都安邑’就是这里。台上所建叫禹王殿，其实，大禹所建的殿堂不过茅屋一座，并非富丽堂